

是马海村的歌声把我带到这个梯田深处的村落。

车从广西桂林龙胜县县城出发，在蜿蜒的山路中经过几个龙脊梯田的核心村，再往东南方向行驶了几公里，绕进了一条坡度更高的小路。此时我耳机中《马海之歌》的旋律有了变奏，质朴的声线有些低沉，鼓槌的敲击声若隐若现，似乎应着车上颠簸的幅度。很快音调拉了回来，在高扬的节奏声里，车不知转了几个弯，马海村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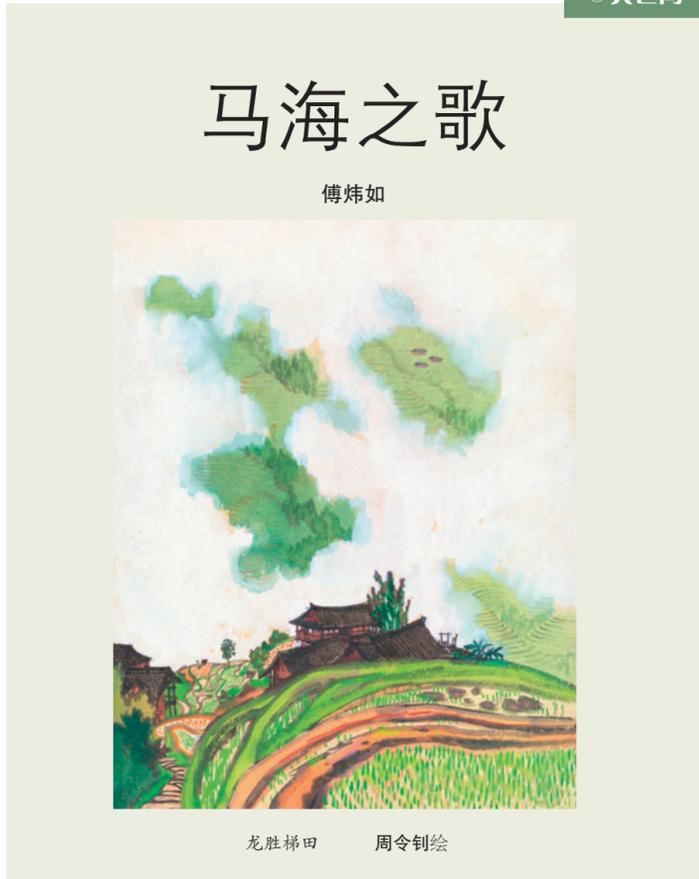
摘下耳机，歌声戛然而止，眼前的乐声出现了。村里的几个妇女，背着黑色的琴袋从一幢玻璃的吊脚楼出来，悠悠地往下走。我推门进入这幢叫“无事书院”的建筑，马海村“小嫂子艺术团”的成员等着我。她们刚结束了3天的天琴训练，这个壮族乐器的余音还缭绕在屋里。她们边整理着散落的乐谱，边跟我说着前两天到北京演出的趣事。

“小嫂子艺术团”是马海村村民自发组织的歌舞团，大部分成员是平日下地干农活或是在家带小孩的妇女。壮族女性能歌善舞，整个马海村都有口口相传的山歌。为了不辜负家乡的宝藏美景，在外打拼的“小嫂子”回来了，在政府的推动下，她们转变思路，把乡村经营的理念融入马海，跨出的第一步就是做出自己的音乐品牌。

说起那三天三晚的集体创作，“小嫂子”脸上像化了雪的山景，阳光透亮。音乐人来了，专家也来了。他们在自然间共创，墙上、地上写满了村民的歌词，按照原本的旋律，像插花似地，把合适的歌词填进去，希望这些歌声能像蒲公英散到更远的地方。20多位村民接力后，《马海之歌》诞生了，染着梯田上禾苗的绿意，糅着山上百香果的清甜，更带着马海辣椒的那股子劲儿。

当梯田的空地上搭起舞台，“小嫂子”们穿上壮族服装，正式亮相。她们手拿干活时轻便的农具作为道具，在民俗音乐人的吉他声中，质朴的歌声缓缓流出，浸润了整个山间。她们在这座最熟悉的山头，唱着生活，也把生活唱成了歌。

“山路弯弯鸟儿鸣，溯溪而上闻歌声，纳山瀑布到家咯，哟喂，壮乡水酒



龙胜梯田 周令钊绘

醉亲人。蛙跳梯田竹韵美，椒红染遍凤凰山，吊脚楼里多巧匠，哟喂，古法造纸永相传……”

《马海之歌》像是一声沉闷的春雷，让马海文化在全体村民心中苏醒，他们如同山头破土而出的竹笋，积极向上生长，寻找新机会。

当外在的力量转化为村庄内生动

力，这个村庄被看见了。

6月到8月来这里的人，会赶上一场“马海诗与歌——山海音乐季”，这是他们携手各方打造的“音乐经济”，这两年成了出圈的IP。来这里摇滚歌手的嗓音和“小嫂子”们的歌声有了对撞和共创，在山谷的深处久久徘徊。夏天的马海梯田绿得深浅不一，极

◎ 人世间

马海之歌

傅炜如

具层次，像个刚上了色的瓷器。走在每层色彩间，会看到各个生态博物馆，古法造纸、木雕、根雕、竹编……这些博物馆都在村民的家里，馆主是村里的手艺人。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技艺，展示给来马海的人。村里诗词协会的村民编了一本《我们的马海——马海人自己书写的村志》，讲述着更贴近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。

到了9月，梯田在绿意中泛出一些金黄，山上的马海辣椒红了，色彩层层叠叠，来马海的人多了起来，他们住在村集体经营的“无事山院”民宿里。来的人能闻到烘辣椒的香味，妇女们把马海辣椒做成了辣椒酱，这也是马海特色农产品。大大小小的业态涌现在村里，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。

“小嫂子艺术团”去北京演出的前两晚，很多人兴奋得睡不着。这是她们第一次去首都演出，站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团的舞台上，刚张口时有些紧张，但看着台下很多跟她们共创共建的人，心头一阵感恩。熟悉的乐声响起，她们唱出了来自大山的底气。

在这里，马海人倔强地生长着，并与城市相向而生，与城市有了双向的融合。我惊喜地看到，他们挖掘出的乡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了共创，数字化建设悄然开花，赋能着山里更多的资源。

村里00后返乡创业的姑娘，跟着妈妈一起到北京演出，结束后，她说：“这是一次文化的行走与诉说，走出去是为了更多人走进来。返程，是新的开始。”

采访结束，我跟“小嫂子”们在那幢玻璃的吊脚楼前告别，里头的墙上还挂着山海音乐季的海报，旁边的白板上写着天琴的简谱。外头大面积的玻璃窗把梯田的景观映了上去，像一道天然的帘窗。“小嫂子”们对我说：“欢迎下次再回马海。”我知道这句话的意义。

马海的村民送我下山，回去的一路我没有戴耳机，想听听自然的声音。山腰的纳山瀑布流水叮咚，竹枝触碰到车子发出了吱吱声，在一个弯一个弯里，我听到村民说：“来马海的人多了，有时候我要上山下山跑好几趟车呢……”

陕西陕县的梅子镇，只念名字就能闻见芬芳的地方。那里藏着一处“子午梅苑”，我们循着花香前去访梅。

秦岭腹地的汶水河畔，梅子镇恬静地躺在群山的臂弯里。早春初临，寒意犹深。山风裹着秦岭的清冽，掠过脸颊，钻入衣领。寒气依然笼罩四野。春天浅眠未醒，于满目铁灰之下，暗生淡若轻烟、若有若无的绿意。虫鸟无声，群山静默，一片清寂。

转过一道山湾，漫坡艳红骤然点燃双瞳，如烈焰灼灼，如流霞垂落。那便是“子午梅苑”。有上百亩吧？有过万株吧？定眼远眺，整片梅林恰似一团云彩，漂浮在山坡上。殷红、绯红、粉红、素白、鹅黄，交织晕染，融融流淌。那是一方调色板，正在调兑深浅、浓淡、疏密、明暗各品红色，在蔚蓝的天幕下，绘就一幅绚烂的写意画。

拾级而上，步入梅苑。俯瞰间，流云化作花海，顺着层叠山势，翻涌成花的潮汐，深红为浪，嫣红为涛，酒红为澜，素白为沫。花海拍岸，汹涌奔放，蓬勃生机尽情舒展。寒意被这热烈驱散，心头竟生出盛夏般的炙热。这片梅花，敛尽风骨，破寒而出，抢先一步报来春讯。吟诵梅花的诗句，一首接一首脱口而出，花潮就是诗潮。

踏进梅林，花香扑鼻。梅花之香，并不浓厚馥郁，也非清浅淡薄，而是那种绵长悠远的幽香、沁人心脾的暗香，娴静、典雅、温婉、高洁。不喧嚣、不夸张，随风轻漾。深吸一口，心神舒缓，步履自轻。

沿着木栈道蜿蜒而行。花枝伸展，在发梢、在肩上、在前后、在左右。没有被修剪勒成横斜之态、疏瘦之影、虬卧之形、枯寒之韵。它们任由本性，随意生长，却依然凌寒而立、风骨天成。

花朵在枝桠上凝结、萌发、绽放，小巧玲珑，吐蕊独妍。没有绿叶陪衬，没有蜂蝶闹趣，不似牡丹怒放，不屑桃花妖冶，自守一份孤傲清丽。朱砂梅、寒红梅、宫粉梅、

◎ 山河志

梅不争春

史波



冒雪寻梅蕾 于希宁绘

美人梅、玉蝶梅、绿萼梅……品种多达140余种。这般仙境，一定得有人用心打理、精心呵护吧？

是谁，在这秦岭的深处，培植这片梅林呢？

山下民宿的老板，那位干练爽朗的年轻人，一边沏茶一边娓娓道来：“我们宁陕是秦岭腹地，森林覆盖率超过96%，位居全国前列。生态好，水就好。山里的河水汇入汉江，经南水北调中线送往京津。屋前的汶水河上游，修建了三河口水库，那是引汉济渭的水利枢纽，河水输送到关中。西安和咸阳的居民喝的是我们这里的甘泉哩。”

我忽然想起，来时路上，远远看见山谷里有一座水库，犹如一块温润的碧玉镶嵌在群山之中。原来我们日常饮用的清水，正源自这条被梅林日夜守望的河里。

老板继续讲到：“村民们拿出土地支持水库建设。工程完工后，政府为修复生态、保护水源、防治水土流失，便在山坡上种下这片梅林，又帮我们建起民宿，发展生态旅游。村民们有了新的生计，河两岸的土地也退耕还林了，不施化肥，不办厂矿，守水护源，成为我们的新职守。守住绿水青山，就是守住金山银山。”

梅花不争春，却守冬；村民不爭利，却护水。原来千百年来文人笔下的梅骨，从不在笔墨间，而在这守护水的烟火人间，在每一个不张扬的坚守里。

民宿的落地窗，是一幅取景框，满山梅影和掩映在花海中的人影画而来。静坐窗前，品茗赏梅。茶水甘冽，余味悠长。梅香四溢，香郁秦岭。

这一缕梅香，又何止香彻秦岭？

它随一脉清流，款款流向四方，流进万千百姓的心间。我忽然懂得，所谓风骨，从不是孤芳自赏，而是守一方山河，润一方人心。

◎ 何以中国

在绍兴

田震



绍兴河滨 吴冠中绘

记得第一次到绍兴，是在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，我从北京乘飞机到浙江杭州，从杭州与朋友再乘车到绍兴。

绍兴地处浙江省中北部、杭州湾南岸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，温暖湿润，四季分明。这里素称“文物之邦、鱼米之乡”，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也是著名的水乡、桥乡、酒乡、书法之乡、名士之乡。

那一次，我们参观了周恩来祖居、鲁迅故里、秋瑾故居等绍兴的文化地标，也到了距绍兴古城西南部十几公里的兰亭，记忆深刻。《兰亭集序》的产生地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园子，园子里兰亭曲水流觞。据历史记载，公元353年，即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，王羲之与友人谢安、孙绰等名流及亲朋共40余人聚会于兰亭，行修禊之礼，曲水流觞，饮酒赋诗。后来王羲之汇集各人的诗文编成集子，并写了一篇序，这就是《兰亭集序》。通篇28行，324字，凡字有复重者，皆变化不一，精美绝伦。

在兰亭，我们看到一座三角形的碑亭，亭内碑石上刻有“鹅池”两个草书大字。相传这两个字是王羲之手书。兰亭里还有曲水流觞亭、右军祠、墨池等。据说当年王羲之用这墨池的水蘸笔习书，把整池水都染黑了。

那次绍兴之行，时间虽不长，却

品味出这座江南小城的独特魅力。既有江南水乡的诗意美景，又有令人垂涎的特色美食，更有无数文化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。

这次绍兴之旅，我们依然选在初秋时节。循着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、百草园、乌篷船，走进鲁迅故里，重温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再次品尝绍兴传统美食与创新融合的美味。

沿着河道，我们乘坐的船只在船夫的摇橹中顺流而上，两边是商铺，售卖特色干菜、现烤烧饼，还有咖啡等各类现制饮品。绍兴城内城外，河道纵横，随处可见乌篷小船在玉带似的河上摇曳行驶着。绍兴人把乌篷船又叫作脚划船。船篷是用两层竹篾编的，船身很窄，是当地人出门喜欢用的交通工具。

乌篷船搭载过鲁迅的童年。在《社戏》这篇小说里，描述了鲁迅童年时期在绍兴乡村看社戏的经历。在鲁迅的笔下，乌篷船不仅是交通工具，更是文化符号，承载着作者对故乡的深深怀念和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。

此行发现，鲁迅故里景区游人如织，虽然不是节假日，但所有地标前拍照的人却很多。在景区入口处的照壁墙上，四个金色楷体大字“民族脊梁”镌刻其上，背面刻的则是鲁迅《自题小像》中的诗句“我以我血荐

轩辕”。这一碑刻是对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、民族精神脊梁的高度赞誉，象征着他以笔为武器，为民族觉醒和进步不懈奋斗的精神。

绍兴，是一座值得慢慢品味的城市。

距我们住的地方仅1公里处就是王阳明纪念馆。绍兴阳明故里以明代思想家、教育家王阳明的故居为主，展示了阳明心学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。王阳明纪念馆则展示了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成果。

参观结束，我们专门到纪念馆文创部选了一本《传奇王阳明》做纪念，文创店服务员很热情，听说我们从北京来，特别高兴地说，她年轻时到过北京的香山、颐和园。边说边把一排排单字印章推给我们，热情地介绍：“这会儿游客不多，你们若喜欢印章留纪念，可以随便选字刻印，慢慢来，不急啊。”这是我很久以来养成的习惯，每到一地方总会选一两本书籍，盖上印章以做纪念，只是过去没有那么多文创。我也一直喜爱购书拓印章，于是，我们买齐了“绍兴、王阳明、知行合一”9个字的印章，分三排拓印在书的扉页上。

绍兴的文化气质，是历史与现实的交融，是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。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，每一页都写满了岁月的痕迹与文化的沉淀。

◎ 风味

春日笋鲜

李小碧



出地面一指高。

我抡起锄头，照着老友上次教我的法子，小心翼翼地挖。土很松，没几下就把周围的土刨开了。那颗笋露出来，胖胖的，有手腕那么粗，黄褐色的壳上长着细细的绒毛。

老友说，行了，撬吧。我拿锄头在笋根处轻轻一撬，它就出来了。捧在手里，沉甸甸的，比冬笋大多了。挖了小半日，挖了十几颗。老友说，够了，再挖不完。

回到他家，老太太已经在灶屋里等着了。她看见我们提回来的笋，笑了，说，今年春笋发得早，个头也大。

我问老太太，春笋怎么做？

她说，春笋得用心思。今儿给你们做三道菜：油焖春笋、春笋炒腊肉、春笋咸菜汤。

油焖春笋先做。老太太把笋切成滚刀块，锅里多放油，油热了，下笋块翻炒。焗到笋块微微发黄，加酱油、糖、

一点水，盖上锅盖焖。焖了十来分钟，汤汁收浓了，出锅。那笋块红亮亮的，油汪汪的，看着就诱人。我夹一块尝尝，脆生生的，有嚼头。

最妙的是那道春笋咸菜汤。老太太说，春笋粗，煮汤最好，能把它鲜味全煮出来。她把笋切成薄片，和自家腌

的咸菜一起下锅，煮开，加点盐，撒把葱花。汤清亮亮的，喝一口，鲜得很。

临走，老友又给我装了一袋子春笋。他说，回去赶紧吃。吃不完的，焯一下，晒干，能吃一年。

我接过袋子，说，明年春天还来。他说，来吧。春笋年年发，等着你。

老友又打电话来了。说，春笋发了，来挖吧。

我问，是春笋？

他说，是。

我说，这时候的笋，怕是不如冬笋了。

他在电话那头笑了，说，这时候的春笋有这时候的吃法，你来就知道了。

我便去了。还是那条山路，还是那片竹林。可这一次，竹林里的光景大不一样了。笋可真多。高的，矮的，胖的，瘦的，这儿一根，那儿一根，有的刚拱出地面，黄褐色的壳上还顶着土；有的已经长到膝盖高了，壳都松了，露出里头嫩绿的笋肉。

他带着我在竹林里走，走几步就停下来，蹲下去看看。忽然他指着地上说，这儿有一颗。

我凑过去看，只看见一堆枯叶，什么也没有。他把枯叶拨开，底下果然露出一颗笋尖，黄黄的，嫩嫩的，才刚拱